



奇特的异国经历
诡异的归国相逢
莫名其妙的举动
出人意料结局

戴女士与蓝

Ms. Dai & Blue
朱文颖 著

当代新都市
爱情小说
典藏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戴女士与蓝

Ms. Dai & Blue

朱文颖
著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戴女士与蓝 / 朱文颖著. — 太原 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378-4002-6

I. ①戴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93691号

书 名	戴女士与蓝
-----	-------

著 者	朱文颖
-----	-----

责任编辑	关志英
------	-----

装帧设计	鸿儒文轩
------	------

出版发行	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

地 址	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-----	---------------

邮 编	030012
-----	--------

电 话	0351-5628696 (太原发行部) 010-84364428 (北京发行中心) 0351-5628688 (总编室)
-----	---

传 真	0351-5628680 010-84364428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 址	http://www.bywy.com
-----	---

E-mail	bywycbs@163.com
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

经 销 商	新华书店
-------	------

承 印 者	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-------	------------

开 本	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

字 数	183千字
-----	-------

印 张	12.25
-----	-------

版 次	2014年1月第1版
-----	------------

印 次	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-----	----------------

书 号	ISBN 978-7-5378-4002-6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定 价	24.00元
-----	--------



上
部



—

我认识戴女士，其实完全是因为陈喜儿的缘故。

那是两三年前的事了。那时陈喜儿是我的女朋友。她是个可爱的姑娘，长得很甜美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比我小了整整十三岁。

十三岁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一棵老橡树，不紧不慢地在长。那种叫白鲸的海洋动物，就已经活了快一半啦。我有个哥们儿，十年里离婚三次、复婚一次。到了第十三年的时候，儿子已经两岁了。

小家伙穿着肥肥的开裆裤，跌跌撞撞在屋里跑。我那哥们儿手里提着臭烘烘的尿布，笑得像个傻子，嘴里还叫着：

“慢点！我的小祖宗，你倒是慢点！”

刚才我在报纸娱乐版上看到一则趣闻。据说还是个真实的故事。乔治、玛莎，它们是两只田鼠，也是一对夫妻。虽然说，它们没有像人那样举行过婚礼，也没有像人那样宣誓要对配偶忠诚。确实——对一只田鼠来说，这太麻烦了。因为它们一生的黄金时间只有六十来天。在这六十来天里，它们要交配生子。然后，说不定就在某天，它们会遇上一条蛇，或者其他什么食肉动物，幸福生活就此玩儿完。

先不说乔治和玛莎后来的命运吧，但至少，这说明我和女朋友陈喜儿之间的年龄差距，已经足够一对田鼠夫妻经历七十八次“生死之恋”了。当然，再往现实里说说，也就是1988年，我在日本神户打工赚钱的时候，陈喜儿刚上初一，梳了两根小辫，背着双肩书包。

屁事不懂。

认识戴女士的那年我三十八岁。

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这是个暧昧却又光明的年龄，但我总觉得自己有点老。每次去桑拿房的时候，我都要问问身边的熟人：

“我胖吧？”

他们在雾气里伸出头，观察我一下，然后说：

“不胖。”

我啤酒喝得很厉害，这是在日本时养成的习惯。当然，也已经是后期的事情了。我怀疑自己有啤酒肚。但一个人肚皮上长肉，确实也很难分清，究竟是啤酒肚，还是正常的长肉。

还有些习惯，也是那时候养成的：睡榻榻米；半眯着眼睛看人；每次见生人，身体不由自主向前倾斜三十五度；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灯通常开着——半夜里我经常惊醒，并且总会产生雷电划过的幻觉。

还有就是陈喜儿常说的：

“你呵，一看到漂亮女人就眼睛发亮。”

现在，我的手里确实有点钱。并不很多，但也不少。多数是在日本那些年攒下的。我记得，有那么几次，陈喜儿也试探过我。我的回答很机智：

“比你爹欠黄世仁的要多。”

她要是再问，我就不很乐意了。脸会拉下来。

我不愿意多说日本的事情。当然，我会告诉陈喜儿，那几年，上海有好几万人签证去了日本。我对她说，拿到签证那天，我请几个哥们儿去红房子吃了顿大餐。

“那时他们是黄世仁，我是杨白劳。”我说。

不过，那天的单是黄世仁抢着买的，脆皮鹅肝、柠檬白汁小牛肉、司刀粉板鱼、蘑菇沙司、蔬菜板鱼卷。直到今天，我还记得那些响亮的名字。账

单拿上来时，我看了看。吓了一跳。死贵。

陈喜儿眨眨眼睛，像没听明白似的，突然问：

“那么喜儿呢？”

我愣了愣。耸耸肩，没回答她。她哪里知道，当时为了那些担保的费用，我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那副熊样，就差点卖身了，哪还顾得上男人女人那回事。

真是妇人之见。我心里这样想，嘴上却回答她说：

“签证一到手，杨白劳可不是杨白劳了，就成了金娃娃。所以呵，不说鹅肝小牛肉了，就算倒贴个喜儿，他们也愿意。”

我还告诉陈喜儿说，这帮哥们儿后来抢着送我去机场，不管是做上了黄世仁、还是暂时没做上的。他们站在大厅隔离墙后面向我挥手，使劲地踮起脚，眼圈都红了，恋人似的。我的行李也是他们帮着托运的，东一箱子，西一箱子，拉拉杂杂一大堆。

“真沉呐。”我还听到其中一个小声嘀咕了句。我也没接话，扬了扬头，跑到洗手间那里抽烟去了。

其实那里面，是整整一大箱方便面，简装，在巷口小店里买的，还了老半天价，打八折。

不管怎么样，总的来说，陈喜儿是个挺不错的姑娘，还算本分，只是偶尔耍点小性子。我倒是会嘲笑一下她的名字。有个阶段，我干脆就叫她“忆苦思甜”。其实她也真没什么苦好忆的。她是独生女，父母坚决地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，比国家规定的还要早两年。有时候她会对我说，其实从小她就蛮孤独的。

然后，她就伸出两只手，像树懒一样吊在我的脖子上。

她的意思我懂。其实是要我好好待她。但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，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。

陈喜儿更像我的女儿，而不是女人。但我还是喜欢她的。很早她就跟我上过床了。她的脸红扑扑的，也没哭。她认准自己就是吊在我脖子上的树懒了。所以过了会儿，就在我的床上睡着了。

陈喜儿挺依恋我的。

她是个小白领，收入不错。在一家外资企业上班，拿美金，每月还要扣掉些个人所得税。平时，我们基本上是A A制。陈喜儿不爱多用我的钱，但要是我意外地送她礼物，她总是美滋滋的，眼睛里都能淌出蜜来。

她自己倒是特别喜欢给我买东西，蚂蚁搬家似的，今天一条领带、明天一双鞋，有时候甚至还会买重了。和我闹别扭时，她就嘟着嘴，说些“又不需要你养”之类的话。

我经常接着她往下说：“我要你养。”

她就扑哧一声，乐了。像个孩子。

但她毕竟还年轻，有点贪玩，身边总围着一帮朋友，都是和她差不多大的，什么公司小白领、网站网管、电台主持、酒吧调酒师、鼓手、咖啡店女老板，以及各种身份可疑的自由职业者。有时候，我还真有些怀疑我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。

可不是？那样单薄的一个人。然后，又是那么庞大的一个社会。

我和陈喜儿刚好上那阵子，有一次，陈喜儿和几个朋友聚会。已经很晚了，他们几个嘻嘻哈哈从一个夜总会出来，正好被我撞上了。

走前面的那个，染着浅金色头发，步子都走不稳。从我这边看过去，那人的眼神是歪的，往地里面直插进去。

后来陈喜儿跟我解释，小脸白白的。

我确实有些生气。抽烟。抽了好几根。也没理她。她有点怕我，站在落地灯的暗影里面。两只手不知道怎么放。

那天陈喜儿穿了黑色斜纹布的套装，脚上是双半旧的小黑靴。还挺职业的打扮。但不知道是她自己喝了酒，还是身边的人喝了酒，或者身边喝酒的人和她靠得太近，陈喜儿那天浑身都冒着酒气。

我一定是面色铁青，没给她好脸色看。她那套撒娇耍赖的功夫施展不出来——只有我宠她的时候，她才是一只树懒。这点她是知道的。

我问她：

“那小子吃什么了？”

她一下子没听懂。愣住了。眨着眼睛看我。其实，我是担心陈喜儿的朋友里面有吸毒的。这可是件大事情。我曾经和陈喜儿开玩笑，说以后结了婚，你当了妈我当了爹，生下来的那个小崽子干什么都行——偷懒、撒谎、泡妞、抢人家的男朋友，甚至同性恋，都没有问题，都可以原谅。但有一件事是绝对不能干的，那就是吸毒。

当时我说这话的时候，陈喜儿乐呵呵地笑了。她像只长翅膀的树懒，一下子扑到我身上。她喜欢听我说爹呵、妈呵之类的话。她甚至还对我偷偷承认：其实，她还真有点喜欢我在她面前铁青了脸，或者骂骂她什么的。她趴在我的耳朵旁边，告诉我说，这是因为我在乎她。因为我吃醋。

反正，所有那些小女人的小心思，陈喜儿都有。和我好上后，她和以前那些朋友疏远了些。每天给我打三到四个电话，哼哼唧唧的。而且，她还不大情愿把她的小姐妹介绍给我。特别是年轻漂亮的。

“哼，你休想！”她又了个小腰站在我面前，神气活现地对我说：“除非到我变成白毛女那会儿。”

陈喜儿第一次把戴女士介绍给我，是在一个半生不熟的场合。她先是一脸神秘地说晚上要带我去见个人，是个女的。不过——

“可不是小姐，是位女士。”

陈喜儿还告诉我说，这位女士姓戴，所以大家都叫她戴女士。

我一边打领带擦皮鞋，一边心里偷偷地乐。我差点对陈喜儿说，我才不稀罕什么小姐呢。现在，连饭店里的服务员都不乐意被人叫小姐了。不叫小姐，也不叫服务员，她们现在有个统一的称呼，叫“翠花”。

那是个冬天。陈喜儿穿了件小大衣，刚到膝盖那儿。下面是双宝蓝色矮靴，露出一小截白腿。

“不冷呀？”我把她冰一样的手抓住，放在上衣的大口袋里。

“一点都不冷。”

她回答得很干脆。还在我面前笑着蹦了几下。她就那样笑着，又像树懒一样，在我脖子上挂了挂，就出门了。这个屋里的陈喜儿，这个屋里的小树懒，一上街，突然又变成了袋鼠类动物。一个劲地往我怀里钻。直到进了那个闹哄哄的地方，一个高大壮实、左手夹着烟的女人站在我们面前，她才嗖的一声，有点不好意思地恢复了人形。并且细声细气地告诉我说：

“喏，这就是戴女士。”

我稍稍有点失望。

平心而论，戴女士长得不太好看。甚至，还有那么一点点——怪。或许，这与光线是有关系的。那种醉醺醺的场合，光线就像打翻的“红方”和“黑方”。刺激，妖娆，却又失真。反正，这位姓戴的女士往醉醺醺的光线里一站，突然就让我想起了海狗呀、鱼子酱呀之类的东西——

我知道，把一位女士比作海狗和鱼子酱，是非常不恰当的。简直还有些莫名其妙。其实，我真实的意思是说，她着实让我怔了一下。真的。

她属于那种有些奇怪的类型。脸盘很大，相当饱满。轮廓也是清晰的。像我这点年龄的男人，从她嘴唇的厚度、细纹以及双颊的弧度中，能很明显地看出“情欲”这两个字。但她的神态，唔，分明又是坚硬的。至于她手里的那支烟，拿得也很端正。一点不像陈喜儿。陈喜儿有时候也抽烟。但从头到尾，只是为了摆出个姿势——

“我浪吧？”她歪着脑袋看我。紧接着，就像荡秋千似的，一下子荡到我脖子上来了。

嗨，反正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：

戴女士，看上去年龄在三十五到四十之间。她是陈喜儿的健美教练。据陈喜儿说，戴女士还认识很多相当优秀的健美界人士。

“你有点胖了。特别是肚子这儿。”

那时候，陈喜儿经常这样对我说。她认为我确实到了应该减肥的时候。她先是建议我游泳。被我断然拒绝后，她对我说，她想到了戴女

士。

其实陈喜儿特别喜欢游泳。

有些礼拜天的下午，她就拖着我去附近的游泳馆。她在池子里游，我坐在池边的白色塑料椅上看。开始时，她还老想把我拖下水——

“我来教你。”

她一半身子浸在水里。另一半，湿漉漉的，直往下淌水。看上去特别性感。

我对她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三件事情最让我害怕了。第一件是爬山，因为我恐高。第二件是游泳，因为我惧水。第三件——我摸了摸她雪白的水渍渍的肩膀：

“第三件就是陈喜儿了。”

我把嘴巴凑在她的耳朵旁边，说了句话。陈喜儿的脸刷地红了。就像在我床上似的，红得特别好看。然后，她那长长的眼睫毛向下垂了垂，也没看我，整个身子就沉到水里去了。她游泳的样子很好看，也说不上是蛙游、蝶泳，还是自由泳。反正就那样慢慢地，游远了。

我坐在白色塑料椅上抽烟。

那天陈喜儿穿着黑底白竖条的泳衣，在大太阳底下，那白色挺晃眼的。她身材不错，就是瘦了点。和我好上后，女人味有点出来了。我坐在那儿抽烟。心里想着和陈喜儿在床上的事。有时候，她游得远了，就停下来向我挥手。水珠从她的手臂上甩下来。从我坐的地方，能很清晰地看到它们在阳光下面的反光。

“你要看着我游嘛！”每次陈喜儿拖我去游泳馆前，总要再三叮嘱我。其实，她是喜欢我看她穿游泳衣的样子。我知道。

偶尔也会有穿三点式的女人。白白的。特别耀眼。我总是忍不住要看。并且眼睛明显发亮。有一次，一个穿三点黑的白种女人在我身边停了下来。她会说中国话。她弯下腰，问我是不是这里的游泳教练。她说话的时候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。笑得像苏菲·玛索。

我记住了她的笑，和她弯腰时很深的乳沟。

那次陈喜儿老半天都不理我。她发现，除了看她，我还非常放肆地看其

他女人。所以，也就不再那么积极地拖我去游泳馆了。

直到认识戴女士以后。有一天下午，陈喜儿突然打电话给我，她急急忙忙地对我说，她正在我们常去的游泳馆里，让戴女士纠正她不很标准的游泳姿势，并且再教上几个新动作。

“待会儿你来吧。请我们吃晚饭。”

陈喜儿说话时，我听到电话那边传来了哗哗的水声和女人的说笑声。

我去游泳馆时，整个游泳池几乎就剩她们两个人了。像往常一样，我拖了张白塑料椅，坐下来。开始抽烟。陈喜儿已经看到了我，站在齐腰深的池水里，伸出两只手直向我晃悠。

我笑了笑，又在心里嘀咕了句：小疯丫头。

开始时我并没有看到戴女士。但水声一直持续着，在挺远的地方。有点闷。我想戴女士一定游得很好。她在深水区那儿。说不定还在潜泳。

后来陈喜儿很快光着脚跑上来了。她穿了件新泳衣。胸口开得很低，大腿那儿又收得特别高。整个人显得格外挺拔、高挑。像棵小白杨似的。她三下两下跑到我跟前，把我嘴里的烟拿下来，抽了一口。嬉皮笑脸的。又在我脸上很响地亲了一下。要不是游泳馆的监督员在旁边走来走去，我想，她很可能会一屁股坐到我腿上来。

陈喜儿弓起身子，从椅子上取浴巾时，我发现，她的腰好像比以前粗了些。但一点不像有赘肉的样子。很柔韧。在已经柔和下来的光线里，她的皮肤滑滑的。特别女人。让我突然产生了要咬她一口的感觉。

我在椅子上动了动身子。很想对陈喜儿说句什么。

就在这时，戴女士上来了。

她从泳池边很轻捷地爬了上来。手里还拿了两罐椰汁之类的饮料。经过泳池边的柜台时，她又停下来买了点什么。然后，她便径直向我们走来了。现在，戴女士高大而结实的身体，除了穿着全黑露脐两截泳衣的部分，全都暴露在了我们面前。

三

在日本的那些年，我都干了些什么。其实陈喜儿一点都不知道。她最担心的是我在那边有女人，或者私生子之类的孽债。有一次，她睡在我那儿。半夜的时候，她突然哭着把我摇醒，说有个日本女人来了，要把我带走。

她哭得特别伤心，眼睛都红了。

我迷迷瞪瞪地安慰了她几句。她拼命摇头，头发披散着。还是哭。我就有些不耐烦了。我说这么晚了，你发什么神经。她就哭得更厉害了。那天她没有带换洗衣服，裹着我的棉质大睡袍。整个人显得格外娇小。我被她闹得睡不着，就干脆坐了起来。靠在床上，抽烟。

她又抽噎着哭了会儿，终于不哭了。眼泪汪汪地看着我。

我说：“你闹够了吧？”

她不说话。

我又说：“真恨不得抽你两巴掌。”

这回她笑了。眼泪还在眼眶里。她有些不好意思地伸出两只手，勾住我的脖子。

还有一次，游泳的时候，陈喜儿做了个明显出错的动作。我一不留神，轻声嘀咕了一句。给她听见了。她猛一回头，满脸诧异地问了句：

“你会游泳？”

在日本的第二年，我去了当地的一家海洋馆打工。我记得，那好像是我在日本的第十三份工作。

那家海洋馆的全名叫做“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”，在当地很有名。或许因为当地海洋馆林立，竞争十分激烈，名称虽然叫博物馆，实际上，商业气是相当重的。

当时我的身体还不错，体格健壮。要的薪水也低。属于标准的廉价劳

力。海洋馆的人花了半天时间，考察了我的体能，以及综合的游泳、潜水技术——在国内的时候，我做两年区游泳馆的游泳教练。潜水资格证则是业余时间训练拿到的。应该说，资历和经验都相当丰富。

结果他们很满意，并且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。

我具体的工作是水底清洁。怎么说呢，要把这件事讲清楚，还真得花点时间。

还是先说说那家海洋馆吧。

那家海洋馆规模很大。据说投资的背景也很复杂。那里面，既有供海豚、海狮们表演的海洋剧场，又有好几千立方米、水深八九米的海洋生物洄游观赏池、鲨鱼池、大鱼池，以及供游人感受触觉的“触摸池”。它还分成好几个气候带。比如说热带和亚热带区，里面就养着燕子鲭、牛鼻鲭之类的软骨鱼类。它们胖乎乎的，像一堆堆大鼻涕，趴在水池的最底部。

有一天，我工作结束时已经闭馆了。我从燕子鲭的大鱼池前走过，突然发现，里面好几个燕子鲭正在产仔。就像伞兵跳伞一样，那些幼仔，被一个接一个地往水里放。而一离开母体，那些小东西立刻就自己游了起来。

就像做梦一样。

比较而言，我更喜欢的是极地馆。那里有很多体形巨大的家伙。它们看上去笨笨的，也不太爱动。有的懒洋洋在水里游。有的干脆就在冰面上睡觉。

或许是为了保持恒温吧，极地馆的水面上都浮着很厚的冰层。白花花的，泛着光。

极地馆的镇馆之宝是两只白鲸。一公一母，公的叫“辛巴”，母的叫“星期五”。它们被人从北极运过来，已经有好几年了。“辛巴”要大些，十五六岁的样子。“星期五”则刚满十岁。据说刚运来时，“星期五”有个很拗口的名字，很难记。后来就改了。说是周末前一天到的，干脆，就叫“星期五”吧。

“辛巴”和“星期五”看上去性情都很温顺。它们的样子有点滑稽，因为长年生活在极地冰层，背鳍和前鳍受到冰层的摩擦，变得又圆又滑。而它

们的前额天生是丰厚的，加上看起来一直“微微笑”的嘴唇轮廓，所以每天都显出一副喜事不尽的样子。

“辛巴”和“星期五”是海洋馆里的票房明星。它们每个都有600公斤左右，但看上去非常轻盈。在来海洋馆以前，它们就已经学会了诸如转圈呀、唱歌皱眉呀、与人接吻呀之类的事。“辛巴”甚至还会吹很好听的口哨。它在湛蓝的池水里头一昂，下半身划出个非常好看的弧形。

然后——发出悠长的——嘘——

很多人是冲着“辛巴”和“星期五”来的。

几个时髦小姑娘站在它们住的大水池前，做出拥抱的动作。它们就会很快游过来。或者是“辛巴”，或者是“星期五”，也有可能是两个一起。它们厚厚的嘴巴贴着水池的大玻璃，做出亲嘴的样子。

小姑娘们激动得不行，立刻就尖声叫了起来。“看呀看呀。”她们说。还有些小孩把脸紧紧地贴在玻璃那儿，嘴里使劲叫着：

“辛巴！”

“星期五！”

我在海洋馆里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。

每隔两到三个小时，我就换上特制的潜水服，戴上一个可供压缩空气的头罩。然后，再经过一个专门通道，下到那些巨大的观赏池里去。

有时候我会穿上蛙鞋。但也有时候不穿。开始几次，我还隐约听到有人在叫我“蛙人。”那时我的日语还不熟练。很多日常用语都应付不来。但这个词却记得很清楚。是的，他们在叫我：

“蛙人来了，看呐。那个蛙人。”

我的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口袋。是一种特殊材料做的。下到水底以后，我就把那些沉在水里的脏东西——粪便、排泄物之类的捡起来，装在这个口袋里面。

听海洋馆的人说，那些鱼池都是由钢筋混凝土浇注的。表面则用了蓝色防漏涂层。至于那些大面积的整块观赏窗口，它们其实是一种名叫“亚克力”的透明胶版。这种胶版有着惊人的透明度。比如说，一次我在“豆娘鱼”和“蓝魔鱼”馆内做清洁时，一对走着参观的男女在鱼池边停了下来。

他们先是站着，后来就抱住了。并且开始亲嘴。

那天我穿着深蓝色潜水服，又有一大群“豆娘鱼”和“蓝魔鱼”在我身边游来游去。估计他们没看见我。他们亲着亲着，就在我眼皮底下，那个女人突然哗哗流下眼泪来。

我吓了一跳。

胶版的隔音很好。所以我听不见他们都说了什么。但能看见——那个男人——他的嘴巴动得飞快。像吐气的鱼。一张一合。一合一张。而那女人，我清晰地发现，她的左眼角上已经有了挺深的鱼尾纹——

两根很深。另外三根则要浅些。

除了定时清捡废物，那些胶版的清洁也是我的分内之事。

“人家可是付了钱进来的！”

海洋馆老板经常用叽里呱啦的日文讲这句话。他是个精瘦的矮个子，话不多，但大家都有些怕他。日本人见面爱鞠躬。泛泛之交二十五度。然后就三十度，三十五度，或者更深些。

一般来说，我见了海洋馆老板鞠五十度的躬。但鞠躬完毕，抬起头来时，他经常已经走远了。

也难怪，他根本就没认识过我。

四

出事那会儿是个大雪天。

那天的雪可是真大。后来，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都再没见过那样大的雪。一直要到好多年以后。那时我已经回上海了，有一天早上，天刚蒙蒙亮，我突然听到了激烈的敲门声。

我揉着眼睛，裹了条大被子，骂骂咧咧地爬起来开门。

是陈喜儿。

她穿了件大衣，领口敞着，所以看得见里面的衣服相当单薄。或许就是一条薄睡衣什么的。手套、围巾、帽子，这些御寒的东西她一概没有。她的

长头发给风吹得乱七八糟的，像蓬乱草。上面还沾了很多雪，有些化了，有些还没化。全黏糊在脸上。

开门的时候，一股刺骨的冷风把我激灵得一阵哆嗦，打摆子似的。我沉下头，拼命把脑袋埋进被子里去。头一低，这才猛地发现，陈喜儿的脚一半都快要给雪盖住了。

她穿的是双单皮鞋，浅口，系带，一点鞋帮都没有。看第二眼时，我突然认出来了，这双鞋是我给她买的。那次她试过新鞋后就穿在脚上了，嘻嘻哈哈的就是不肯脱下来。这还不算，回去的时候，她一定要走在我前面。人来车往的，她夸张地扭着腰肢，还不时别过头来瞥我一眼。

但是那天早上，她就穿着那双单鞋站在雪地里。她也不说话，就靠在门框那儿。看着我。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。

我有点害怕。那时我为了躲开陈喜儿，临时在外面租了这间房子。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来的。这还不算，陈喜儿再哭、再闹、再耍赖都没问题，我都不怕。即便她冲上来朝我大吼大叫，扇我的耳光，用指甲在我脸上抠出血来——但我从没见过她现在这个样子。人不人、鬼不鬼的。

我一把拉住她。

“快进来！”我对她说。她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“你疯啦！会冻死的！”我又冲着她喊。她真像聋了一样，呆滞地看着我，就像面对一团稀薄的空气。而且，我发现自己根本拉不动她。她也不知道哪来的气力，铁钉一样地定在了门框那儿。

她就那样，也不哭，也不闹，就那样死死地、毫无表情地看着我。

不过，我在日本遇上那场大雪的时候，陈喜儿还是个梳小辮的中学生。那天，我赶早班车去海洋馆时，说不定，她还在热腾腾的被窝里睡大觉呢。

那天的早饭，是我当时的“室友”做的。当然，她是个女人，不过，不是日本女人。她比我早一年来日本，出来时借了很多债。她在语言学校只上了一个礼拜的课，后来就再没去过。“舍不得那时间。”她还告诉我说，最多的时候，一天她要打六份工。当然，后来，等我们再熟一点的时候，她就会把那些省下来的时间一一量化成日元，算给我听。一堂课是多少多少，一